廣東新語/卷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宮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十八 舟語

► 墳語

操舟

越人善用舟。劉安云：越舲蜀艇，不能無水而浮。又云：湯武，聖主也，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而浮於江湖。又云：九疑之南，陸事少而水事衆。九疑之南，蓋越也。又云：越地幽昧而多水險，其人皆習水鬬。而左思云：篙工楫師，選自閩、禺。禺，番禺也。《山海經》云：番禺始為舟。番禺者，黃帝之曾孫也，其名番禺，而處於南海，故今廣州有番禺之山。其始為舟，故越人習舟，古時吳楚之舟，皆使越人操之。劉向云：鄂君汎舟於新波之上，有越人擁檝楫而歌。而越王句踐，嘗發習流二千伐吳，又作大翼、中翼、小翼以攻吳。戰艦之製，至句踐而漸備矣。越既滅，其子孫散處海嶠。然當秦之時，始皇嘗使尉佗、屠雎將樓船士卒平越。其後漢武帝亦遣五將軍，率樓船十萬師平越。何當時越人不能以水鬥長技與之爭耶？楊仆得越船粟，因推而前挫越鋒，遂至番禺。漢將軍凡分五路，皆以水軍，南越之平，實以水軍之力。故知將在勇，勇則神速，能使敵人長技不及施，策之上者也。

粵人善操舟，故有鐵船紙人，紙船鐵人之語，蓋下海風濤多險，其船厚重。多以鐵力木為之，船底從一木以為梁，而艙艎橫數木以為擔，有梁擔則骨幹堅強，食水可深，風濤不能掀簸，任載重大，故曰鐵船。船既厚重，則惟風濤所運，人力不費，小船一人一槳，大船兩三人一櫓，揚篷而行，雖孱弱亦可利涉，故曰紙人。篷者，船之司命。其巨艦篷，每當逆風掛之，一橫一直而弛，名曰扣篷。諺所謂：「廣州大蒙童，使得兩頭風。輸一篷，贏一篷」也。橫行曰輸，直行曰贏。篷，颿也，以蒲席為之，亦曰　也。或以木葉

為之，曰帆葉也。每艦有二篷，風正曰八字，八字風在後則正，在前則橫，故又有「後八字風，揚篷當中，前八字風，勾篷西東」之語。其或舟子撮唇為吹竹葉聲，及鳴金鼓以召風。風至，二篷參差如飛鳥展翅，左右相當，其形亦如八字。是皆鐵船乃勝任。上江自淩、湞、湟、武諸水以下至清遠，一路灘高峽峭，水多亂石，其船食水淺，率以樟木為之，底薄而平，無橫木以為骨，放之順流，遇砐硪大石，一折而過，勢如矢激，故曰紙船。其逆崩流而上者，觸崖抵礨，隨石回旋，撐者、鉤者數人，牽者數人。牽者在隈岸或怪石間，為深林密箐所蔽，前後不相顧，舟子慮其或過或不及，衝陷石棱，則終日大叫，叫且如哭，如相殺聲，一一淒酸鬱怒，或於石告哀，或與石拒敵。其船乍前乍卻，前者如暴虎，後者如搏熊。一檣失勢，舟破碎漂沒，入於渦盤矣。故舟子非強有力者不能勝，故曰鐵人。其上樂昌瀧者，率以雙檣穿舟，腰之而上。舟子謠曰：「朝穿腰，暮穿腰，檣如鐵一條。」又曰：「上灘檣在手，上瀧檣在腰。」其上樂昌灘者，舟人為藤圈于舟旁，檣在圈中，二人肩檣以行，名曰肩舟。舟行以肩，亦曰舟輿。其上烏蠻大灘者，每一落檣，男女則偃身船旁，以助其勢，曰「眠檣」。行者笑之。有謠云：「婦人撐右，丈夫撐左。估客笑人，眠檣不可。」是皆非鐵人不能任。其駕諸鄉度船者，雖隆寒袒裸，血汗沾濡，搖櫓之聲，如雷霆，如戰鬬，常使驚波披靡，舟過而水痕不能合。雖逆水逆風，日猶百里，亦皆號為鐵人云。廣州故多度船，而日度夫尤壯。日度多勤，夜度多惰，勤者之力，恆使風潮無功。風潮不能厄其勢，海寇不敢爭其強，是皆所謂鐵人也。

東莞度船趕水，常以一人執杵在船頭，以忤左右舂船，為搖櫓疾徐之節。左舂則足左躍，右舂則足右躍，諸櫓人以之作勢，以之齊聲，又口唱山歌，使諸櫓人屬和以蘇其苦，於是筋力盡忘，舟行迅速，須臾至彼步頭矣。此古舂堂之遺俗也。《寰宇記》云：新州俗，豪渠之家，喪祭則鳴銅鼓，召衆則鳴舂堂。按舂堂狀如小船，長丈餘，兩三人交擊。一云：刳木為槽，旁約十杵，男女間立舂穀，槽聲若鼓，聞數里。蓋本舂器，因用召衆也。一曰：椎塘。誌云：羅浮山中人，鑿方木為舂，曰椎塘，昧爽聲震而虎潛。韶台詩：「椎塘聲合虎狼歸。」即舂堂也。

戰船

廣之蒙衝戰艦勝於閩艚。其巨者曰橫江大哨。自六櫓至十六櫓。皆有二桅，桅上有大小望斗雲棚。望斗者，古所謂爵室也。居中候望，若鳥雀之警示也。雲棚者，古所謂飛廬也。望斗深廣各數尺，中容三四人，網以藤，包以牛革，衣以絳色布帛，旁開一門出入。每戰則班首立其中。班首者，一舟之性命所繫，能倒上船桅，於望斗中以鏢箭四面擊射，

勢便，或銜刀挾盾，飛越敵艦，斬其帆檣；或同蛋人沒水鑿船，而乘間騰躍上船殺敵；或抱敵人入水淹溺之。其便捷多此類。艦旁有茇籬，夾以鬆板，遍以藤，蒙以犀兕綿被，左右架佛郎機炮、磁炮、九龍信炮、蒺藜錫炮、霹子炮、神炮數重，及火磚、灰罐、煙球之屬，尾梢作叉竿連棒。又有箐竹樓櫓以隱蔽。又或周身皆炮，旋轉回環，首尾相為運用，其捷莫當。此戈船之最精者也。其小者曰飄風子，曰大小撥槳。大撥槳，每船一艘，槳百餘，小者亦五六十。人坐船內撥之，其行若飛。人各有所隱蔽，箭炮莫能中。槳之利勝櫓，櫓立槳坐，立則人在艙外易受敵，坐則人在艙中，每一槳有一鳥槍或三眼神槍輔之，槳動則群槍齊發。其飄洋者曰白艚、烏艚，合鐵力大木為之，形如槽然，故曰艚。首尾又狀海鰍，白者有兩黑眼，烏者有兩白眼，海鰍遠見，以為同類不吞噬。其載人與貨物者曰度，製亦如鬥艦，上施兵器及炮火、飛石、灰罌，旁布漁罟。小者曰橫水度。捕魚者曰香了，亦曰鄉了，曰大澇罾、小澇罾。其四櫓六櫓者曰小了，八櫓者曰大了。曰緂罟船，曰沉罾。其曰朋罟者，以船十數[A12D]為一朋，同力以取大魚，故曰朋罟，亦曰擺簾網船。其上灘瀨者，曰匾水船，即艑差也，亦曰扒竿船。叉二木於船首，以張帆席，故曰扒竿。竿即檣也。蛋人所居曰艇，孔鮒云：小船謂之艇。《釋名》云：艇，其形徑挺，一人二人所乘行也。盜舟曰龍艇。長四五丈，裸無篷蓋，數十人以橈撥之，奮迅如龍，最利攻刦。吾粵水道多歧，山海相通，盜賊易為出沒，龍艇之為害，無處無之。其曰大龍艇者，長九丈七尺，寬一丈一尺六寸，兩旁有槳四十四，櫓十二。入洋則純用槳，出洋則純用櫓及風篷。每櫓八人，槳一人，更番出力。凡有三百餘人，為兩班。船上有木櫃，其形方，長六七尺，可避波濤。兩旁為銃眼及強弩架，弩亦四十有四。又有竹欄，以支牛皮、絮被、罾罟，為禦矢石銃炮之具。其船輕而疾，受水淺，倏忽可數百里，白艚、烏艚最畏之，以其無風可行，不能追逐故也。其名生船，以烏、白艚無風則死也。其櫃以水椰之木，帆以布，布以粗麻為之，染以薯莨，浸以礬水及鹽。其底以鐵力木或紅盧桂木，性柔耐水，可長久。更佐以香了之船，左右相夾，往往無敵。香了長短與相等，寬亦如之，周以竹籬而頭方，上亦有櫃稍圓，惟不用槳而純用櫓耳。櫓十四或十六，桅則三之，或於船兩旁作代風輪二或四，以激水，水力即風力也。或止作空底一層，於最近水處，穩便愈甚。不然止在船兩旁順置長空匣，疾亦如之。

洋舶

洋舶之大者，曰獨檣舶，能載一千婆蘭，一婆蘭三百斤，番語也。次牛頭舶，於獨檣得三之一。次三木舶，於牛頭得三之二。次料河舶，於三木得三之一。底二重，皆以鐵力木厚三四尺者為之。錮以瀝青、石腦油、泥油，填以礧石。矴以獨鹿木，紮以藤，縫以椰索。其碇以鐵力、水杪，釘以桄榔、　　篾，淬釘以蛇皮內膏。蓋海水鹹，爛鐵妨磁石，

故皆不用鐵物云。桅凡三，一桅常植。二桅以風而植。桅長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，中皆橫一杆，上有望斗，容四十餘人。又以木為人，或升或降，遍置梯繩之間，前木照後柁，以黑鬼善沒者司之。其舶小者，四圍皆密，腹中僅留一孔，自上而下。飄洋時，梢公縛身桅下，餘悉在舶腹之中。凡上舶容人千餘，中者數百，皆有舵師、曆師，然必以羅經指南。尸羅經者，為一舶司命，毫末分利害焉。每舶有羅經三，一置神樓，一舶尾，一在半桅之間，必三鍼相對不爽，乃敢行海。大魚至，以銅銃擊而退之。大魚去而波浪為怪，以長劍斬之。其人為西南諸番將卒工商之屬，一一凶狠，海寇皆莫敢近。故得輸其珠贖奇物，以輻輳五羊。嘗有賀蘭國舶至閩，有客往觀之，謂其舶崇如山嶽，有樓櫓百十重，上懸五色幡幟，環飛廬皆置木偶以疑遠，內則含伏大佛朗機百位，外則包裹牛革數重，月以丹漆塗□既一周以為固，梯以藤結而上下。客登，則番人從雀室探其首，眼皆碧綠，發黃而面黧，以手相援，見之驚猶魑魅。登未及半，則施放火器，黃霧蔽人，咫尺渺不相見，聲如叢雷，轟闐足底。譯人云：「此吾國所以敬客，願毋恐。」其人無事皆細絨大笠，著紅　　長襦，金紐連綿至地，或持骨朵，或負手閑行，自晨至暮不息。帆繩交結如網羅，或皆在其上坐臥。帆以布，凡七張之，繩以棕細藤，窗牖以玻璃嵌之。艙以辟支緞鋪之。凡十數重。酒以葡萄以香春，器以寶玉碗，高傾以瀉注成貫珠為禮。瓜蔬味皆酸脆碧色。筆管以木為之，如冠簪而細小。有一卷長二丈餘，繪畫山川，有番字識其下。考之皆五虎門內水深淺處，其心故不可測也。賀蘭舶亦嘗至廣州，予得登焉。舶腹凡數重，縋之而下，有甜水井、菜畦。水櫃水垢濁，以沙礬濾之復清。懸釜而炊。張錦繃白氈而臥，名曰耍床。人各以柔韋韜手，食則脫之。食皆以蘇合油煎烙，曼頭牛膸，皆度色如金黃乃食。其刀可屈信如蛟蛇，左右盤，類古之魚腸劍。然時鼓弄銅琴銅弦，拍手彈肩，對舞以娛客，似有禮者。吾廣承平時，西南諸番嘗至者有十五國。其安南、占城、暹羅、真臘斛、鎖里五國，歲一朝貢，餘則或至或不至。所患者，吾奸民為彼舌人通事，時或椎發環耳，侏儸入群，為之鄉導，誘之以婦女妖淫，告之以官司重輕，示之以地形虛實，為我腹心禍患。正德間，佛郎機紿稱入貢，自西海突犯莞城。大肆殺掠，此其明征矣。賀蘭從古未至，而紅毛鬼者，長身赤髮，深目藍睛，勢尤猙獰可畏。比年數至廣州，其頭目號曰白丹，每多閩漳人偽為之，其驕恣多不可製。紅毛鬼所居大島在交趾南，蓋倭奴之別種也。常入洋中為盜。其船有五桅者、九桅者，首尾皆有舵。以利回旋。舵工分班使風，晝夜兼行，惟視羅經所向，時登桅視千里鏡，見遠舟如豆子大，則不可及，若大如拇指許，即接長其桅而追之。桅有雌雄二竅，箍而楔之，益左右帆，數百里之遙，逾時可及。吾船亦有三五桅者，兩舷作木城，搖櫓於中，且行且戰。若大炮多、風順，亦可逸去。倘衆寡不敵，為所擒，則盡屠矣。紅毛鬼之為惡若此。嗟夫！吾粵三麵阻海，而南奧為左蔽，瀍洲為右翼，虎門為前屏，此皆險要。倭與紅毛若乘汎舉連天之舶而前，則南奧必先受敵。虎門犄角二隅，未多置兵，則內戶不鍵也。諸

舶既往來飄忽，而山寇陰行勾引，其為禍可勝道哉！

藤埠船

瓊船之小者，不油灰，不釘鎝，概以藤紮板縫，周身如之。海水自罅漏而入，漬漬有聲，以大斗日夜戽之，斯無沉溺之患。其船頭尖尾大，形如鴨母，遇颶風隨浪浮沉，以船有巨木為脊，底圓而堅，故能出沒波濤也。蘇軾云：番人舟不用鐵釘，止以桄榔鬚縛之，以楸欖糖泥之，泥乾甚堅，入水如漆。蓋自古而然矣。

洋船桅

洋船桅，其巨者一桅費千餘金。每洋中風狂，船將覆沒，以刀順風勢斬桅，桅大者合兩人抱，皆立斷，如鴻毛飄空。船人以桅為命，桅既斷，則船隨風所至，得至岸者無幾矣。

船帆

廣州船帆，多以通草席縫之，名之曰　　。其方者曰平頭　　，順風使之。其有斜角如折疊扇形者，逆風可使，以為勾篷。勾篷必用雙　　，前後相疊，一左一右，如鳥張翼，以受後八字之風，謂之鴛鴦　　。舟人有口號云：「鴛鴦雙篷，使風西東。」

瀧船

舟自宜章下平右者，曰單船，自平石下六瀧至樂昌者，曰雙船。單，小艑也。雙，大差也。六瀧古名武溪，或以為即馬援門生所歌武溪深者。水最湍怒，舟上下砯石，單船小水易漂沒，故必用雙船，其力能與石鬬，船勝石則生之機，石勝船則死之機，固嶠南之絕險處也。雙船兼二獨木為之，形若浮槎，單者止刳一木。每船三人，上水者篙人在水中，下者槳人在舟中，二人分左右打槳，一人在後，一手持舵，一手打槳，舵亦以長槳為之。故諺曰：「上篙下槳。」予嘗有《上瀧謠》曰：「篙直如箭，船石不見。篙曲如弓，船石相舂。」又歌曰：「上瀧下瀧舟不同，雙船與石相爭雄。」雙船一曰瀧船。昌黎詩：「仍將衰病入瀧船。」瀧船又即下瀨船，方愚者云：「東越傳下瀨將軍。」南越傳下厲將軍。厲即瀨也。海水深故用樓船，灘水淺故用下瀨，下瀨之船小者也。戈船者，戈音劃，撐小舟曰劃，音華，廣陵以小舟為劃子是也。舟進篙謂之劃篙，一日莊子，方將杖而引其船。

蛋家艇

諸蛋以艇為家，是曰蛋家。其有男未聘，則置盆草於梢，女未受聘，則置盆花於梢，以致媒約。婚時以蠻歌相迎，男歌勝則奪女過舟。其女大者曰魚姊，小曰蜆妹。魚大而蜆小，故姊曰魚，而妹曰蜆云。蛋人善沒水，每持刀楔水中與巨魚鬬，見大魚在岩穴中，或與之嬉戲，撫摩鱗鬣，俟大魚口張，以長繩繫鉤，鉤兩腮，牽之而出。或數十人張罟，則數人下水，誘引大魚入罟，罟舉，人隨之而上，亦嘗有被大魚吞啖者。或大魚還穴，橫塞穴口，己在穴中不能出而死者。海鰌長者亙百里，背常負子，蛋人輒以長繩繫槍飛刺之，候海鰌子斃，拽出沙潬，取其脂，貨至萬錢。蛋婦女皆嗜生魚，能泅汙，昔時稱為龍戶者，以其入水輒繡麵文身，以象蛟龍之子，行水中三四十里，不遭物害。今止名曰獺家。女為獺而男為龍，以其皆非人類也。然今廣州河泊所，額設蛋戶，有大罾、小罾、手罾、罾門、竹箔、簍箔、攤箔、大箔、小箔、大河箔、小河箔、背風箔、方網、轅網、旋網、竹　、布　、魚籃、蟹籃、大罟、竹篦等戶一十九色。每歲計戶稽船，徵其魚課，亦皆以民視之矣。諸蛋亦漸知書，有居陸成村者，廣城西周墩、林墩是也。然良家不與通姻，以其性凶善盜，多為水鄉禍患。曩有徐、鄭、石、馬四姓者，常擁戰船數百艘，流劫東西二江，殺戮慘甚。招撫後，復有紅旗、白旗等賊，皆蛋之梟黠，其婦女亦能跳蕩力鬬，把舵司　。追奔逐利。人言傜居佘而偏忍，蛋居水而偏愚，未盡然也。粵故多盜，而海洋聚劫，多起蛋家。其船雜出江上，多寡無定，或十餘艇為一宗，或一二罟至十餘罟為一朋。每朋則有數鄉了隨之醃魚，勢便輒行攻劫，為商旅害。秋成時，或即搶割田禾，農人有獲稻者，各以錢米與之，乃得出抄。其為暴若此。議者謂誠以十船為一甲，立一甲長，三甲為一保，立一保長，無論地僻船稀，零星獨釣，有無罟朋及大小了船，皆使編成甲保，互結報名，自相覺察，按以一犯九坐之條，則奸舸難匿，而盜藪可清。然清了船及澳艇，尤為先務。

大洲龍船

番禺大洲，有宣和龍舟遺製，是曰大洲龍船。洲有神，曰梁太保公。蓋以將作大匠，從宋幼帝航海而南者也。公將營宮殿於大洲，未成而沒，村民感其忠，祠祀之。每歲旦請舉龍舟，覆交得全陰，則神許矣。許則舉，輒有巨木十數丈浮出江中，舟之長短準之，號曰龍骨。自崇禎丁丑以來，請輒不許。辛丑之歲，有泣訴於神者：「吾老矣，神今垂許，猶可傳之後人，否則此法遂絕矣。」神乃許之。船長十餘丈，廣僅八尺，龍首尾刻畫奮迅如生。蕩槳兒列坐兩旁，皆錫盔朱甲，中施錦幔。上建五丈檣五，檣上有台閣二

重，中有五輪閣一重，下有平台一重。每重有雜劇五十餘種，童子凡八十餘人。所扮者菩薩、天仙、大將軍、文人、女伎之屬，所服者冠裳、介胄、羽衣、衲帔、巾幗、褷襹之屬，所執者刀槊、麾蓋、旌旗、書策、佩帨之屬。凡格鬬、挑招、奔奏、坐立、偃仰之狀，與夫揚袂、蹙裳、喜、懼、悲、恚之情，不一而足，咸皆有聲有色，盡態極妍。觀者疑為樂部長積歲月練習，不知錦幔之中，操機之士之所為也。每一舉費金錢千計，神之許以十年二十年之久，蓋以惜民力也。龍之口，鐵鑞鑞之。問之神，曰：不爾則雨。

龍船

順德龍江，歲五六月鬬龍船。鬬之日，以江身之不大不小，其水直而不灣環者，為龍船場。約自某所起，至某所止，乃立竿中流以為界。船從竿左右鬬，不得逾界。先期定其敵，兩龍船為一偶，大小長短相若，黃頭郎相若也。主者書於冊，又以兩籌書某龍船，字中分，主者執其兩半，而以兩半酌卮酒與之。兩船既鬬，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，主者合籌不爽，則書於冊曰：某船勝某船矣。以一標書勝字與之。其負者又與他船鬬，或勝，則亦得一勝標。是日也，船連三勝，得三勝標者，是為初場最。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鬬，三勝者連得二勝，則得一五勝之標，是為二場最。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鬬，其一得全勝者，是為三場最。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，張伎樂，簪花掛紅，為四六莊語送之還埠。凡出龍船之所曰埠。鬬得全勝還埠，則廣召親朋燕飲，其埠必年豐人樂，貿易以饒云。

東莞有鼓峽。兩山夾蹲，芊綿起伏，怪石礧砢，若岡若阜者數十里，堪輿家稱南行三紫龍，此其一云。峽西多居人，荔枝林鬱蓊蔽日，有高樓二十餘座，與黑葉丹苞相映。舟販酥醪花果之屬者，交錯水上，稱水市焉。峽中一小山，山下為龍母祠，有老榕垂須百尺，與飛藤糾結，拂水葳蕤，遊人爭繫舟其下。南望羅浮諸峰，隱隱可數。予詩云：「漸近羅浮紫翠分，紛紛瀑布下層雲。」謂此也。峽東皆沮澤。五月時，洪流滂濞，放於百里，鄉人為龍舟之會，觀者畫船雲合，首尾相銜，士女如山，乘潮下上，日已暮而未散。龍舟長十餘丈，高七八尺，龍髯去水二尺，額與項坐六七人，中有錦亭，坐倍之。旗者、蓋者、鉦鼓者、揮橈擊枻者，不下七八十人。競渡則驚濤湧起，雷雨交馳，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，斯亦遊觀之至侈者。廣中龍船，惟東莞最盛，自五月朔至晦，鄉鄉有之，如彭峽者可紀也。

吾沙亭鄉當海岸，有地曰石頭，一巨石作鯉魚形，名曰鯉魚石。吾宗人歲於此裝造龍船，與諸村競渡，未嘗不得勝奪標。有風雨，龍船益疾。他村墟有借此地以造龍船者，有請

其神侯王像至彼船，冀得騰空疾渡者，吾宗人不之許也。沙亭龍船，比他所長大倍之，然出輒飛渡不可勝。鬬罷汗血滿船，油衣盡赤，可詫也。

瓊人重龍船。四月八日，雕木為龍置於廟，唱龍歌迎之，而投白雞水中以洗龍。五月之朔至四日，乃以次迎龍。主人先為龍歌，包以繡帕置龍前，其歌辭不可見，止歌末一字可見。諸客度韻湊歌，能中帕中歌字多者，得酬物多。其諺曰：「未鬬龍船，先鬬龍歌。欲求錢帛，中字須多。」

諸舫

新會伍處士云，為光風艇，月夕乘艇而歌，其師白沙先生扣舷和之，飄飄乎任情去來，不知天壤之大也。南海陳秋濤宗伯，有舫名此花身，取唐人「幾度玉蘭船上望，不知原是此花身」之義。東莞鄧參政雲霄，有舫名天坐軒，取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之義。東莞尹冲玄先生，年九十餘，讀書不輟，常於竹杪為亭，翼以扶闌，盛夏竹葉陰濃，日光不漏，風一起，蕩漾如舟，名曰蕩雲航。藏所著《皇明史竊》其中，客至，與梯而上觀之。張西園有舫，曰五石瓠，嘗載所著書，從羅陽水入羅浮。

夢香船

從肇慶新橋而上，人煙寥落，山路多歧，乃三縣交界之區，盜賊之所出沒。行者以度船儻資貴甚，因附小船以行。舟人及此險地，即然夢香，客皆酣臥昏迷，遂被啟鐍。易資財以礫塊，封識宛然。若枕間置水一盂，則迷魂之藥渙散矣。又以藥名破布葉者，煎湯服之，立解。行者歌云：「身無破布葉，莫上夢香船。」廣州度船多有趲艙之患，黠者或以骰子寶字盒誘人賭博，盡局財物而去。又或佯相鬬毆，乘利便因而搶掠。或先伏盜蹻於艙中，中道拔刀而起，斬舵工以應外賊。其害不可枚舉。